

Грибной царь

俄/尤里·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著 尚清 译

蘑菇王

本书描绘了一幅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的社会图卷。
它通过一个经典的侦探故事触摸到新时期俄罗斯社会最迫切的伤痛；

人心的阴暗与险恶、痛苦与挣扎。

是一部优秀得足以震撼你心灵的辛辣作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Грибной царь

俄/尤里·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著 尚清 译

蘑菇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蘑菇王/(俄罗斯)波利亚科夫著;尚清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225-368-1

I. 蘑... II. ①波... ②尚...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900 号

蘑菇王

[俄罗斯] 尤里·波利亚科夫/著 尚清/译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王 梓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32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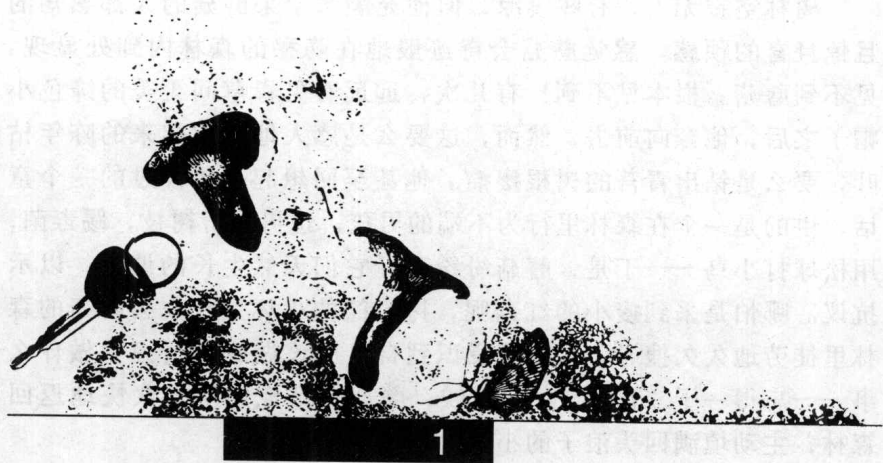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书 号:ISBN 978-7-80225-368-1

定 价:37.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他提着篮子，在叶利杜金森林，在祖父布拉古什称作“雅米埃^[1]”的地方游荡。这个称谓源于二十几个方形深坑，春秋时节，它们会变成满是青蛙和浮游生物的水洼。九月，坑边生长出裂口会流淌白色苦汁的灰黑色的丑乳菇。战争期间，有一个步兵团曾在这里短暂驻扎：激战突然爆发的时候，士兵们刚刚挖好窖洞，砍回来木柴，生起炉火，开始筹备过冬。军团命运如何？曾经在洞穴安身的战士中，有谁到了柏林？又是否还乡？全都不得而知。集体农庄的女社员开展林木经济，把粗大的原木破成板材，年复一年，大地也在治愈并弥合战争的创伤。但关于这些洼地的记忆却愈发鲜明，祖父指点着沟壑两侧的浅坑——昔日的窖洞入口……

〔1〕 词根为坑、洼的意思。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没找到丑乳菇，他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他甚至没留意到，一小片熟悉的白桦树已然长成了陌生的幽密的丛林。在叶利杜金区从未见过的青苔蔓生的大树，撑起树叶浓蔽、枝干隐隐透过些微光的沉沉的天穹。上方某处，高远的树冠顶端风声呼啸，这喧嚣声顺树干滑下来，击打着四下盘踞于泥土之中的纠缠在一起的粗大树根；他感觉脚下在颤动，犹如站在火车车轮在不远处轰鸣的铁轨上。

树林空寂无人，有些凄凉，但他充满每个采蘑菇的人都熟知的且惊且喜的预感，感觉蘑菇会奇迹般地在隐秘的森林内到处显现。见不到蘑菇。根本见不到！有几次，远远看见青草间柔美的绛色小帽子之后，他奔向前去，然而，这要么是惑人地蜷曲起来的陈年枯叶，要么是钻出青苔的树根瘿瘤。他甚至回想起童年读过的一个童话，讲的是一个在森林里行为不端的男孩，这男孩折树枝，踢毒菌，用松球打小鸟——于是，蘑菇纷纷离开它们天然生长的地方，以示抗议。哪怕是采到瘦小的红菇呢，挎着筐的小坏蛋在失去蘑菇的森林里徒劳地久久搜寻，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做好事（究竟做什么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时候，蘑菇们站成纵队，欢快地返回森林，主动填满回头浪子的小筐。

他带着自嘲的心情，认为自己大概也做了蘑菇阴谋的牺牲品，开始盘算起哪里是回家的方位来，但他忽然发现树干间的一道亮光，于是赶了过去。他面前呈现出一片宽阔的林中空地，这空地轮廓浑圆，光亮夺目，就像在剧场里那样，似乎头顶某处有探照灯打下光来。他又近前几步，呆立在那儿：蘑菇覆盖了旷野。美味牛肝菌！一个最古怪的念头闪过，他觉得自己犹如置身于古代的城邦遗址，人们在印度丛林中寻找的那种遗迹；就这样，在他眼前——古道像草一样蔓延，从闪耀着玫瑰花、酷似牛肝菌礼帽的黑褐色鹅卵石中间铺展开去。

全部是蘑菇！

因为喜悦，他的心脏颤动得如此强烈，如此无休无止，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不得不靠在树干上，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大夫交代的那样，做了几次腹部深呼吸。没有立刻见效，但也有所缓和。他平静下来以后，蹲下身子，采了第一株蘑菇——既紧绷又漂亮，如

同《采蘑菇》一书中色彩斑斓的插画所描绘的那样。蘑菇帽微微泛亮，呈巧克力颜色，仅有一处被蚰蜒损伤过，但细小的伤口已经覆上一层粉嫩的表皮。他恍惚记得的被祖父布拉古什称为“肉膜”的菌伞背面，让人联想起柔和的明黄色天鹅绒，滚圆的蘑菇腿挂满夹杂着土屑和腐烂碎叶的菌丝仿佛马海毛毛线。他久久地欣赏着这颗蘑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自己的大篮子；他已经事先用几片蕨类羽叶铺好了篮子底。

突然，他仿佛听见遥远的呼唤，猛地直起身来，定定地站在那儿屏息聆听，可除去森林均匀的呼号和明紫色凤仙花树丛中电流般的唧唧声，什么都没有捕捉到。不，好像是……但他感觉害了热病般虚弱，感觉成群的手会突然降临此处，从自己手里夺取被奇迹般发现的蘑菇的克隆代克^[1]。他在林中空地上忙碌起来，手忙脚乱地把蘑菇从地上拔起，装进越来越重的篮子。到最后，他不得不把提不动的篮子留在空地当中，紧靠在被阳光照得微微泛白的树干上，而把美味牛肝菌放进冬妮娅什么时候给他织的高领毛衣。（就像她自己喜欢讲述的那样）她当时刚刚学习“编织疗法”，还不会精确计算——所以高领毛衣织得太长了，没型没款，只适合去森林或去钓鱼时穿。

蘑菇兜满衣襟的时候，他便跑向树干，把战利品倒进篮子，然后再采呀，采呀，采呀……有一处，他见到的不是牛肝菌，而是一窝以假乱真的小臭红菇，他面带微笑，报复似的用鞋跟踩碎了这群伪装者。终于，空地上几乎不剩一片牛肝菌了。他仔细检查了一番，在满满盈盈的篮子旁边弯下腰，掐了一朵凋谢的夹竹桃，仰面躺在地上，凝神仰望着云彩从容不迫地游走。高远的天空上，鸟儿在划着不可思议的曲线翱翔，从这里看去，它们如同渺小的蚊子。他满心艳羡，久久地望着它们漂游，直至意识到，在离他面孔总共两米远的地方盘旋的，其实正是蚊蚋。醒悟过来之后，他笑起来，因为那种——不着边际的视觉误差。

他忽然想到，如果留下一棵蘑菇，不去采它，给它时间，它就

[1] 地名，位于加拿大，曾在十九世纪掀起淘金热潮。

会变成蘑菇王。他几乎是一跃而起，再次仔细巡视一番空地：噢，采得一千二净。算了吧！第一，难道还能找到这种神奇的地方吗；其次，即便能找到，又怎么保证不会有人发现留待养育的牛肝菌呢？到那时候蘑菇王也会落到不期而至的森林来客手里！

他哼哼哧哧，拎起沉甸甸的篮子。因为猛然的拉动，最上面的牛肝菌滚落到地上。他捡起来，尽量把它安放得牢靠些，但他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大惑不解：这最后一颗原来就是最早见到的一颗。不止是大小！它们同样光滑，同样带一道愈合了的粉红伤口的绛紫色蘑菇帽，同样的明黄色的菌伞底面，蘑菇腿上同样挂满包裹着土屑和败叶的白色马海毛。他凝神察看一番，非常郁闷地发现，采集的所有蘑菇全都一个尺寸、一个颜色，在每一颗的同一个地方——都蔓延着已经愈合的虫咬留下的伤痕……

他忽然感觉篮子内的蘑菇好像在微微颤动。他面带疑惑的笑容，研究起一颗被唤醒的牛肝菌，试图揭开荒唐的幻象。莫名其妙地，他察觉它正在手中轻轻抽搐，蘑菇体内似乎正在进行某种无形的细微而危险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撕开蘑菇帽，一下子惊呆了：所有果肉都被暗灰的虫眼贯穿，但里面蠕动的不是常见的黄色幼虫，天啊，这是细小的黑色蝰蛇。他甚至能看清蝰蛇脊背上的花纹和凶光闪烁的小眼珠。一个小畜生弓了弓身子，怪异地长大变粗了，径直冲他迎面扑来。

他惊叫一声，丢掉蘑菇，也顾不得篮子，慌不择路地冲出丛林。树枝抽打着面颊，黏糊糊的蛛网迷住了眼睛，蕨类植物像活物似的在靴子上纠缠。他被螃蟹巨螯一样支棱在地上的树根绊倒了，翻滚下了崖底。可当他爬起来，试图匍匐着攀上去时，却惊恐地发现，森林的沟壑深处不是通常的溪流，而是缓缓飘荡着的一层奇异的烟雾。不，不是雾，是莫名其妙地散发出强烈女人香水味道的呛人的浓烟。他难以呼吸，胸口一阵剧痛，仿佛有人开始把他的心脏拉到铁钳旁炙烤，又狠狠钉进了一枚铁钉。他一把扯开身上的高领毛衣，看见身体上神秘游走的不计其数的蝰蛇已经在左侧乳头下挖掘出弯弯曲曲的灰色的通道……

他狂喊着，一下子醒过来。



他面前的椅子上坐着两个正在吸烟的姑娘——金发的和黑发的女郎，她们的穿着非常职业：亮闪闪的黑色高跟鞋，短裙（短到不堪入目）和开领颇大的真空短上衣。像隔着蒙了水汽的浴室玻璃似的，透过柔和的半透明衣料，丰满的裸体在偷偷窥探。一个套着带蛇形图案的连裤袜，另一个光着腿。

“好像睡醒了！”黑发的轻声说道，然后把燃着的长杆香烟递给同伴，俯身靠近他。

她刚刚化过浓妆的脸上透出病态的娇媚。姑娘摸了摸醒来的客人的头，冲他喷了一口灰色的尼古丁烟雾。

“不要这样！”他央告道，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昨晚承受过酒精和尼古丁猛烈而奇特的攻击。

金发女郎会心地微微一笑，深吸了一口，把烟雾吹向自己的上衣，直接喷进了乳沟。她把香烟按进烟灰缸，那里面已经塞满了渔夫钓鱼用的蛆虫似的烟头，跷起二郎腿——大腿上露出什么人无情的手指留下的青斑。

“活着呢，老爹？”黑发姑娘关切地问道。

“好像是吧……”他叹了一口气。

“您在梦里喊得可真凶，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都害怕了！”金发姑娘告诉他，同情中带着恶意和嘲讽。

姑娘当然是故意以名字和父名称呼客人的，与此同时还混账地暗示，他做过可耻的丑态，而她是见证人，可能还是这夜丑行的参与者。

“我喊过？是的……做梦了……乱七八糟……带蛇的蘑菇……”他颠三倒四地解释着。

“您在找我们之前，大概去过中餐馆吧？”金发姑娘恶毒地又问了一句。

“为什么去中餐馆呢？哦，没错……”他思索片刻，点了点头，然后仔细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

“洁舒”总裁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斯韦列里尼科夫躺在酒店豪华客房一片狼藉的床上。他一丝不挂，除了缠在脚上的黑色短袜，而这让他的脚踝奇痒难耐。嘴巴里又臭又干——埃及木乃伊历经三千年神奇重生时或许能感觉到的那种干臭。因为夜里的放纵，浑身酸痛：痛苦的铁球在脑袋里滚来滚去，心脏紧贴着喉咙乱撞，好像连肝脏也要跳到那里去了。而心情……心情正遭受大清早绝望的羞耻感的煎熬。

像从地狱缝隙里传来的似的，从记忆的裂口传来纵酒作乐的喧嚣，浮现出罪恶火焰映照下的罪行的阴影。他现在只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他昨天好像跟韦肖尔金达成了和解……还是做了个梦？不，没错：达成了和解！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想起来了，沃维科给他打过电话，斥责他说两个战友不能因为什么抽水马桶相互为敌，说他们应该见一下面，以男人的方式谈一谈，彼此和好。不带“任何任何”人！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答应了：此前公司间的争端持续太久了，大家都感到了厌倦——况且代价颇高。

会面安排在“克鲁扎罗^{〔1〕}”饭店，在那里，位于吸烟大厅正中的玻璃畜栏内，真正的小驴崽嚼着甘草，摇着尾巴，而桌子间，打扮成果戈理笔下小伙子模样的服务生来回穿梭。喝加胡椒的伏特加，吃切得薄薄的烫成刨花伏的肥油、腌制的带刺小黄瓜和蒜汁血肠。

因为感动于充盈的和解之情，沃维科一手捶胸，一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浑身瘫软，五次让头昏脑涨的班杜拉琴手演奏手巾之歌——过世的父亲喜欢这首歌，经常在醉酒时演唱：

〔1〕 意为（古代俄罗斯的）酒馆。

我亲爱的妈妈

你夜夜不眠啊

父亲，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确切地说，一个普通的莫斯科人，怎么会迷恋这首乌克兰民歌呢——现在要试着猜一猜！但没有《手巾歌》，每一次家宴就不能成席。让人难忘的德米特里·马特维耶维奇很少饮酒，不过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他喝得恰到好处：唱完这首歌，他往往会变得蛮横粗暴，拳头砸在桌子上，震得餐具四处乱飞，而且他会为母亲多年以前未婚时的、但显然达到目的的某位爱慕者而臭骂她。通常情况下，父亲闹够了，也为往事难过够了，会把头垂到桌子上，自己安静下来。也的确发生过招呼来邻居，用毛巾把他捆住的事情。事情过后，父亲几天内不跟家里的任何人讲话，再接下来，他下班回到家，会把一瓶苏联香水，一般是“铃兰”香水，默默放在桌上，摆在桌布图案的正中。这是和解的信号。母亲藏起幸福的笑容，恩准米沙带着弟弟玩到很晚。许多年过去了，斯韦列里尼科夫婚后要搬离父母家，收拾东西时，他在沙发里找到了十瓶包裹在母亲旧睡衣内的未开封的“铃兰”香水。

父亲去世之后，疯狂爆发的迟到的醋意被淡忘了，可这首歌却留在了记忆里，在“克鲁扎罗”饭店的吸烟大厅，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面倾听，一面淌着泪水：

绣花手巾哟

给了，给了幸福，给了命运啊

绝妙的宴席上，斯芬克斯一样的烤乳猪被端上桌，韦肖尔金郑重宣布，他放弃所有觊觎“菲里大厦”的野心。

“我还赠送你一位发明人！竟然能琢磨出这种玩意来！”

“什么发明人？”

“一个幻想家！本来要留给自己的。接受吧，绝绝对对！”

“那就谈谈吧。”

“什么时候？”

“明天吧。晚上。”

“你不会后悔的!”

随后他们彼此拥抱，作为最后和解的表示，又狠狠地碰了碰汗津津的额头。

“可能这也是做梦吧?”斯韦列里尼科夫疑惑起来，为了印证一下，他又瞧了瞧姑娘们。“不，不是做梦!”

两位性工作者本人便是昨天对手合作的明显证据。在醉酒的亲吻和如泣如诉的誓言（“如果你要我的命，来，拿去吧！……”）过后，韦肖尔金向虚弱的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提议，要通过跟小妞儿们玩“旋转木马游戏”来巩固永恒的友谊。决不背叛斯韦特卡的斯韦列里尼科夫为什么会同意呢？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混乱不清的记忆没有给出答案。

“我们昨天很凶吧？……”他试探地询问姑娘们，然后在被窝里坐起来，探着身子，陶醉地搔了搔脚踝。

“可您，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难道什么都不记得了吗？”金发女郎傲慢地冷笑一声，反问道。

“怎么回事呀？老爹昨天简直像头喝了酒的公牛！”黑发女郎笑起来，她并没有诉苦的意味。

不，他当然记得些事情。比方说怎么出的“酒馆”——夜间的城市仿佛一团嗡嗡嚶嚶、闪闪发亮的虱子。然后，他们乘斯韦列里尼科夫的吉普车飞向旅馆，沃维科一面回头张望，一面指点着一辆对他们紧追不舍的“日古利”小轿车，一脸坏笑，而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带着醉鬼的怨气试图说服讨厌的朋友，让他相信自己什么也不怕，也不懂什么保护。韦肖尔金却哈哈大笑地唠叨着：

“你……你以为……我会……为‘菲里’……给你……拔一毛吗?! 瞧你这只公山羊！绝绝对对!”

还想起了送来姑娘们的妈妈桑——一位穿两件套皮衣的威猛壮硕的少妇，样子有点儿像哨兵：“下岗。上岗。”趁客人挑挑拣拣地打量商品的功夫，她仔细察看了一遍房间，似乎除了这两位找乐子的朋友，还准备好在屋里查探出一打心怀鬼胎的伏兵。随后，“女哨兵”仔细算好账，并要求韦肖尔金用完好的纸币换回裂口的五百

卢布。临了，她冲微微含笑的姑娘们点点头，熟练地交地说，变态性交和肛交不算在预付的玩乐价钱之内。

“要是很想来呢？”沃维科嘿嘿一笑。

“如果想来的话，自己商量吧！”妈妈桑已经是在门外回答了。“我负责提醒，以防事后……瞧，她们自己也知道——不是小孩子了！”

“厉害！”韦肖尔金目送她离开后，赞叹一句。

“从前很随和的，”黑发姑娘叹了口气，“可在和宁卡结婚以后——变得凶巴巴的……”

“谁是宁卡呀？”沃维科莫名其妙地带着德国腔问道。

“她女友。”

“哪种意义上的？”他又追问。

“那种意义上的！”金发姑娘撇了撇浓艳的嘴唇。

“你们也是女友吗？”

“哪种意义上的？”黑发姑娘哈哈大笑。

“那种意义上的！”韦肖尔金大喊道。

“我们是正常人！”金发姑娘冷冷地回答。

“要是给钱呢？”

“得了吧您！”黑发姑娘探询似的瞧瞧同伴，摇晃起身子。“只有电影里才会那样。并不是真的……”

“我喜欢电影！”沃维科非常开心。

“不行！”金发姑娘拒绝道。

斯韦列里尼科夫记得韦肖尔金怎样一面劝说姑娘们，一面从钱包里点钱以增加说服力。黑发姑娘答应了，凑到金发姑娘耳边嘀咕了好一会儿，但对方起初只是摇头。最后，她的脸上终于渐渐浮现出不再拒绝的冷漠神情。看着他们周旋的时候，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暗自揣摩把“森林”和“比扬基”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森林比扬基^[1]”是什么意思。这么称呼编写《森林报》^[2]（童年

[1] 女同性恋者的意思，这个词可拆解为“森林”和“比扬基”两部分。

[2] 苏联时期流传甚广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作者为韦达利·比扬基（1894—1959）。

时妈妈曾给小米沙读过这本小书)的作家可真是怪诞。但就在金发姑娘已经答应演“电影”的这一刻,心花怒放的沃维科提前感受到恶作剧似的,冲战友挤了挤眼,不愿让步的那个姑娘察觉之后,撅起嘴唇,鼓起下巴,拒绝了。断然地拒绝了。

“那就脱吧!”恼羞成怒的韦肖尔金吩咐道。

金发姑娘刮得干干净净的腋窝闪了一下,从头顶褪下小衬衣,皱着眉头,用手掌抚摩着自己丰满硕大、依然紧绷、乳头呈褐色的胸脯。然后甩掉鞋子,熟练地抬脚脱下短裙,只剩一件紧紧包裹着纤细身段的小内裤——前面是撩人的网状镶边,后面窄得近乎一条消失在屁股蛋中间的细带。

“没错吧,老爹,她是我们的美人吧?”黑发姑娘问道。

“嗯,”斯韦列里尼科夫应承着,一面试图弄明白,这个近乎完美的胴体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快。

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他所不喜欢的是她裸体的“折旧”,尽管化妆、保养,但一眼看去这一点就显露无遗。他中学毕业去沃罗涅日郊区当兵时,他们第二伯梅兰斯基红旗炮兵团正在进行同欺压新兵行为的全面斗争,此前不久,车臣人和库梅克人以极端无耻的方式把一位中士打了个半死,这位从诺利尔斯克征来的中士企图改造自己班里的乌拉尔山民的陋习。因为中士没招认打人者,从医疗所出来后,他被调到离灾祸远一点的地方。

但他在出院前一天潜回了兵营,用步枪通条磨成的利器杀死了睡梦中的让三个连军官都畏惧的无比冷酷的车臣人。因为在不能自控时犯下的罪过,年轻人被逮起来,送去强制治疗。山地民族的士兵从此表现得既安静又柔顺,他们惊奇地发现:随和的圣徒也可能这样致命的疯狂。事件传到了国防部,团长和政委被免了职,而新来的长官奉了秘密的指示,以不明确的态度宣告展开无情的战争。

但这徒劳无益,要知道“不成文法”可不限于扇耳光或“老家伙”嘲弄“新兵蛋子”。那些伴随悲惨的军旅生涯的秘密传统和潜在规矩依然如故。比方说自尊的“老家伙”复员时必须穿新军服。干什么用呢?瞧,到家之后最好的情形是把它挂在储物间,还有可能出于胡闹和让邻居们寻开心而仪式般地在院子里烧了它。但

传统就是传统。不管怎么说，新娘子也要缝一天白裙子吧。

如果班长警告过了，怎么能弄到新玩意呢？瞧，一件穿过两年甚至更多年头的破烂军大衣会发生怎样的翻新奇迹吧：它会被人熨烫、整理、悉心修复……所有调换军装的事情都不能让首长察觉，不能让他们发现，“退伍兵”站复员前最后一班岗时身穿的是新大衣，而还要服役的“新兵蛋子”却破衣烂衫。总而言之，虽然是做了不小的手脚，但也绝对不会看走眼，立刻就能辨认出哪个是“二手货”，哪个是“新玩意”。瞧，这种无法更改无法挽回的“折旧”在金发女郎的身体上也能感觉到……

此刻黑发女郎也已经脱光了衣服，她身上突出部位的过早松垂让人难过。

“嗯——”韦肖尔金小马驹一样嘶叫起来，“向肉体进军吧！第一炮的权力属于……”

这个时候，给房间里送来了香槟。沃维科摇了摇酒瓶，把成股的泡沫喷向姑娘们。黑发姑娘兴奋地尖叫起来，而金发女郎则近乎带着仇恨地望了望这个胡闹的家伙。剩下的酒被喝光了。

又一次喷射过香槟。对发生的事实，斯韦列里尼科夫浑然不知，他脑子里保留着后来的一幅画面——赤身裸体的沃维科大口喘着粗气，粗暴地摆布着金发姑娘。斯韦列里尼科夫还记得，黑发姑娘依偎着他坐在地板上，试图把醉酒的客人带到兴奋状态，彻底感到绝望之后，她跟他聊起自己醋意十足的丈夫。她丈夫狂躁、多疑，毁掉了家庭，逼迫她丢下小宝贝，离开罗斯托夫来莫斯科赚钱。“不久前他来了——求我回去！”她诉说道。“你呢？”“也可能回去吧……”“可他知道你靠什么赚钱吗？”“不！除了姐姐，谁也不知道……”

金发姑娘撑着两肘，整个身子在沃维科的冲撞下颤动，她侧耳听着同伴胡扯，宽容地笑了笑。

……接下来是完全的失忆。关于蘑菇的可怕梦境和香烟的烟雾把斯韦列里尼科夫从这种失忆中带回现实。

“喂，斯韦列里尼科夫，要付账吗？”金发女郎冷冷地问道。

“什么账？”

“所有的！”

“难道没结吗？”

“没有。您朋友只付了定金。”

“怪了！斯韦列里尼科夫感到诧异，尽管这完全是韦肖尔金这个斤斤计较的吃白食的风格。“我该给多少？”

“您看，嗯……”黑发姑娘看了看表。“现在差五分钟七点。多少钱一小时——记得吧？”

“记得。”他谎称道。

“就是说，您在十一点半召来我们。我们乘以八，再乘以二……”

“为什么要乘二？”

“我们俩人呀。”

“啊——！瞧，当然了……”

“扣除定金——是……”

黑发姑娘报出的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你可要算清楚了！”斯韦列里尼科夫强装微笑。

“我财会专业毕业的。”姑娘自豪地告诉他。

他用眼神搜寻自己的外衣，在椅背上发现了它。善解人意的金发姑娘站起身，扭动着屁股，把外衣取了过来。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感到姗姗来迟的醒酒后的淫欲和剧烈的心跳。“娼妓——魔鬼的细菌武器！”他想起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大夫有趣的说法，控制住了自己。姑娘耍弄人似的行了个屈膝礼，把外衣递给他。钱包明显瘪了，斯韦列里尼科夫凭此推断，晚餐也是他被迫买的单。

去他的沃维科，去他的混蛋东西！

他付了账。黑发姑娘以财务人员的精细劲儿翻动、揉搓着纸币，熟练地点钱。这个时候，金发女郎盯视了一下他的双眼，凛凛地问道：“干坏事的钱呢？”

“还要什么干坏事的钱？”斯韦列里尼科夫皱紧眉头。

“什么坏事？‘肛交’呀……”

“两份‘肛交’的钱！”黑发姑娘强调道。

“我吗？！”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脸红了。

“不，老爹，你连‘口交’都不行。”她亲昵地笑起来，露出了

黑色的龋齿。

想到他曾跟这具不洁的躯体发生过什么，“洁舒”总裁浑身上下觉得恶心。

“你的哥们儿尽力了！”金发女郎证实道。

“勇猛的老爹！”女伴补充说。

“可他在哪儿？”

“走了。早走了。说老婆等他。”

“什么老婆？他是光棍汉！”

“就是说，他撒谎了！”金发女郎颇为体谅地冷笑道。

“我该给多少？”

“别在乎多少了……”

他又掏了一次钱包。姑娘们欢喜地抓起钱，走向门口。

“喂，等一下！”他招呼道。“我呢？我……干过什么吗？”

“没干好事！”黑发女郎开心地回应道。

两个女伴对视一眼，就像逃课的女中学生，扑哧一笑，不见了。



3

斯韦列里尼科夫看看表：六点四十五分。他决定让自己躺到七点。然后他艰难地爬下床，蹭进了浴室。镜子证实了他郁闷的顾虑：昨天还是四十岁男人保养不坏的那张面孔，如今已经变成了醉醺醺的丑恶嘴脸。从饭店小牙膏软管里挤出的薄荷味牙膏几乎让他呕吐。中毒的机体完全拒绝保健、恢复、回归健康状态。当然也有办法：要一瓶伏特加，再配点儿辛辣小菜，喝一阵解醉酒，在房间里躺下去，以免沉湎于甜言蜜语般的醉醺醺的迷思。但恰恰在今天，这样做万万不可。

他吃力地走到电话机旁边，充满愚蠢的耐心，对饭店服务手册

研究了很久，终于给前台打通了电话，询问桑拿房在哪儿。五分钟以后，给他房间送来了白色的毛巾布浴衣、拖鞋和密封浴帽。斯韦列里尼科夫发自内心的为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欣慰。他对艰苦的苏联旅馆记忆犹新，少有的几项娱乐就包括晚上集体捕蟑螂和例行的外出纵酒。如果能弄到单间房，若想在夜里带个姑娘通过值班室，比穿过子弹横飞的检迹地带（用推土机推出松土带，以便检查人畜越界的痕迹）容易不了多少。

桑拿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边洗淋浴，一边吹毛求疵地久久检查自己的物件，凭着对一个老练男人来说显而易见的预感，他努力让自己相信，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他之所以能完成这次突如其来的放纵，其实是因为黑发女郎的故事，为了让客人满足自己的幻想，她编造出了吃醋的丈夫。但愿没什么问题吧！要知道由于韦肖尔金，他已经被迫去医治一次了。那还是在苏联时期。

……一九八五年，斯韦列里尼科夫和冬妮娅刚好被从德国替换回莫斯科，才回来一个月，他们就发生了争吵。当然没有该死的新年夜那次吓人，但也足够严重了。一切都源于平常的纷争：她说斯韦列里尼科夫完全不顾女儿，不帮忙做家务。但到最后却责难他一无是处，要不是“圣人”瓦连金·彼得洛维奇，因为这种一无是处，日子早就没法过了。正是在“圣人”安排下，不谙世事的亲戚从“莫扎伊卡”^{〔1〕}毕业后没去委员分配的堪察加，而是去了距西柏林只有十公里的达里格多夫。眼下要把他安插到的也不是随便什么地方，是格里奇诺^{〔2〕}，是飞行指挥中心！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听够了这一切，他觉得羞辱，收拾好了行李箱，摔门而去。母亲季娜伊达·斯捷潘诺夫娜当然不会收留他。她对新娘子谨小慎微，知道冬妮娅不会原谅别人干涉自己的家庭生活。因此，婚姻的叛逃者住到了同学和朋友别季卡·西尼亚金家里：对方交给他钥匙，教会他怎么开关煤气，以及秘密手稿存

〔1〕 即莫扎伊斯基军事指挥学院。莫扎伊斯基（1826—1890），俄国将军，俄国飞行器领域的奠基人。

〔2〕 工业城市，莫斯科以西几十公里。